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枕上晨鐘 第一回 惜嬌兒引虎入穴

詩曰： 識人容易識心難，魚目珠真混滿盤，
錯認巨慳當輔弼，誤將頑石作瑯玕。
處世盡憑欺世法，千人唯有媚人丹，
只因俗尚皆澆薄，致令妖魔易入奸。

這一首詩，是說世上知人甚難，辨心不易。天下的奇珍玩器，定有人識得真假，辨出高低；獨有人之善惡、美妍，卻一時識辨不出來，全仗這些明眸具眼去識辨他。然好人極是易識，惡人卻是難辨，這是何緣故？只因那好人處已接物，件件循理，事事合情，自始至終，表裡如一，有何難識！至若那惡人心事，大概俱深一層，大怒不怒，大喜不喜，待人個個是心腹，口裡說的是道理，心裡存的卻是滿腔蛇蠍；當面甜言蜜語，背地使盡計謀。總之句句假話，件件虛情，令人不能窺測。這種人卻有個比方他。譬如青樓妓者，來往的孤老，那一個不贈他幾句山盟海誓，無一個不待他似膝如膠，那段恩情，比夫婦更勝十倍。豈知貓兒哭鼠，無非是假慈悲，哄錢的法兒，使人迷而不悟，陷入其網！大則喪身，小則破家，直至知覺，悔之晚矣！但據我看來，也與此輩無異，究竟還是自己沒見識，所以受其籠絡。雖說惡人難辨，然終雖有個辨處。要知天之賦形於人，原有善惡之分，惡人自有一種兇惡之貌，所謂成於中、形於外。只是愚昧之人，聽了他口內那幾句好話，反道是老天不公道，這樣好人，生他這般凶相，未免以為有屈。豈知老天原是至公無私，人自不識。正如西子之美，隨你蒙垢他，那一種丰姿自在。無鹽之醜，縱使裝盡脂粉，終不能增其妍，這是一定之理。所以說，知人甚難，只要人細細察辨耳。古詩說得好：

周公恐懼流言日，王莽謙恭下土時，
假使當年身俱死，一生真偽有誰知！

如今且說一位縉紳，也因一時迷惑，誤用一個人，後來家破人離，許多顛沛，說來醒一睡麼。那一樁事，出在明朝正德年間。江南鎮江府丹徒縣有個鄉紳，姓富名珩，字珍卿。甲科出身，世居南門內。累代簪纓，家資巨富，年將五十，曾任京畿御史，致仕在家。為人仁慈忠厚、好善樂施，只是一味姑息，有些無定識。夫人黃氏，族亦名門，卻年小富公三歲。自從二十五歲上，生了一位小姐，並無二胎。那小姐乳名瓊姐，年方十九歲，生得嬌媚如花，端莊靜淑，夫婦珍惜如寶。因無子嗣，故捨不得嫁出去。偶有窗友鍾貢生的兒子，生得穎秀出群，單名奇，表字倬然，與小姐同庚，十四歲入泮，闔郡名譽蔚然。富公愛他才貌，且係素交子姪，遂留聯姻。不意聯姻之後，不及二年，鍾貢生〔夫婦〕相繼而亡，家道寒素。富公即將倬然入贅，與小姐成親，待之有如己子。

那倬然不但才高，亦且為人豪曠，磊落剛直不諛。只是少年老成，豪曠之中，又帶些耿介之性，不肯同污流俗，趨勢附炎。雖是贅婿，卻沒有一毫覬覦丈人家資的心。見富公年將半百，並無兒子，料想丈母是生不出的了。忽然一日，立意勸丈人納妾。富公平日，因夫妻最相好的，恐娶了妾，未免要生嫌隙，是以不願。並說道：「凡人子嗣之事，關乎天數，不可強求。若我命裡該有，早已有子，何至今日？即使納了妾，又不生育，反多這一番介蒂，豈不如不納為灑脫。況且既有賢婿夫婦在此相依，亦可娛我晚景，那納妾之事再莫說起。」倬然道：「雖是天數，也要人謀，謀而不遂，然後聽之於天可也，未有不謀而坐聽之於天者。況修德可以回天，以岳父之盛德，斷不至於有伯道之歎也。且晚年納妾，得子者甚多，若云易生嫌隙，則岳母賢聲素著，岳父又達大體，有何嫌隙可生？更有說者，小婿蒙岳父恩養，視如親生，小婿同令媛自然晨昏定省，豈敢有負？奈屬異姓，真的假不得，假的真不得，承宗繼祖，是人生一樁大事，畢竟要納妾的是正理。」黃夫人亦勸富公道：「賢婿苦勸，甚是有理，況我又不像世上這些妒婦，河東一吼，傾倒醋壇，鎮壓丈夫的人。我兩口幾及三十年，雖不敢誇梁鴻、孟光，然亦算得是個唱隨的夫婦，相公諒無終風且暴之謫，豈致妾有綠衣黃裡之譏！我先也曾勸過你娶妾，你只是不允，即使有子的，一個作宦的人，就置一妾也不為過。你聽我說，不要忒古板，假老實。外人不知，只說是我妒忌，不容丈夫娶妾，使我為富家之罪人。我如今也不管你要不要，明日便去訪個好的娶了，倘得生子，亦是富氏有幸！」富公見他說得剴切，就含糊允了。次日夫人即令家人富方，去叫了平日在宅內走動賣花的張二媽來，當面吩咐他去尋人。隔了一日，張二媽就說定了一個姓王的閨女。那姓王的號叫玉樓，是丹徒縣的快手，年紀有六十歲了，媽媽已死，止生這個女兒，乳名金姑，年已二十歲了。先許過同衙門的一個書辦的兒子，未成親死了，望門寡在家。玉樓素知富公夫婦盛德，並不較量財禮。夫人封了六十兩銀子送去，次日就過門來。那金姑生得身材窈窕，性格溫存，夫人喜之不勝，彼此極其相得。

倬然過了半年光景，金姑忽然慵茶懶飯、揀食貪酸，富公只為有病，請了醫生來看。那醫生說是有孕，富公暗自歡喜。又過數月，看看十月滿足，卻好是七夕之夜，富公在夫人房中睡，三更時分，忽夢見一隻仙鶴，飛入庭中，盤旋飛舞，既而竟入堂中，突然驚覺。正與夫人說夢，只聽得伏侍金姑的丫鬟彩雲敲門說：「金姑肚疼，象要分娩的光景。」夫人慌忙同富公起來，穿上衣服，即過金姑房中，一面著家人去喚穩婆，一面叫婦女起來伏侍。小姐知道，也來看視。只見金姑十分苦楚，夫人親自替他撫摩了一會，須臾穩婆到了，不想一則長頭、二則是胎氣艱難，直至天明正辰時，方得臨盆。喜得生下一個滿抱的兒子，鼻直口方，相貌豐偉。富公夫婦見了如拾寶，即令丫頭扶侍沐浴，一家圍繞而看。不意金姑產後，身體十分狼狽，發暈數次，誰知一時惡血攻心，飄然長逝。有詩一首，憐他之苦，詩曰：

彩雲易散奈何天，剩粉殘脂自可憐。
燕子樓中餘好夢，芳魂縹緲逐寒泉。

當下富公與夫人、小姐見了，十分慘傷，大哭不已。只因金姑平日做人氣，闔家婢婦、大大小小沒一個不為之動慟。富公即令人去報知王玉樓。玉樓就住在縣前，隔不多地，不移時就到。見了女兒，嚔天呼地，哭了一場。抬頭見富公，亦在旁邊歔歔，玉樓反勸道：「老爺亦不必過傷了，向知老爺、夫人待他極好，這是他福薄，所以壽夭。我一生只此一女，豈不心疼，但死者不可復生，幸而生得一子，又是莫大之喜。」富公道：「我見他死得可憐，不由人不傷感，如今你女兒雖死，此子幸在，倘我祖宗庇佑，得他長成，你也決不至於寂寞。」說罷，叫丫鬟抱出來與玉樓看。睹物傷情，彼此又掉了幾點淚。富公又把此夜的夢兆說了，便道：「我如今依夢命名，叫他鶴仙便了。」玉樓道：「極好。依這夢看起來，後來他定有好處，也不枉他娘在此一場。只是如今要作急僱奶子要緊。」富公道：「這個自然，且待殯殮了，再處。」此時有親友來弔奠的，紛忙了兩日，遂成殯入殯，即葬在祖塋邊。玉樓辭別回家，富公即吩咐家人，仍叫了張二媽來，叫他速尋奶子。二媽道：「多蒙老爺、奶奶看顧，老婆子敢不用心？但今年時年好，小戶人家可以度活，都不肯出來。前西門張翰林老爺家，也要僱一個，至今尚無。既蒙老〔爺〕吩咐，且待我去尋問，只恐急切難有。」夫人道：「這是一項大事，未滿月的孩子，可少得乳麼？」這幾日得富方的妻子養住，他孩子雖大，幸有些乳，暫令他喂，亦非常久之計，你可以用心去尋，自有重酬。」二媽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就去！」遂辭了出門而去。

次日，只見二媽來了，夫人問道：「可有了麼？」二媽道：「我來與老爺奶奶商議，昨日回去，適與隔壁陶四媽說起僱奶子之事，他也是慣做媒的。他說有一個山東人，姓刁，夫妻兩口，都有三十一二年紀了。帶了一個女兒，也有十四五歲了。到此處投奔親戚不著，流落在此半年。有個孩子，未及週歲，才死了四五日，正有乳哩！只是要賣身，不肯單做奶子。實是一件湊巧的事，只恐老爺嫌他外路人，或者不要，故此特來商議。」夫人聽了，遂令丫鬟到書房中，請出老爺。丫鬟領命，即去請了富公來。夫人把上項事說知，富公對張二媽道：「我家人盡多不用買，只是燃眉之急，也說不得了。你就去叫他二人來，我看一看，問明他的來

歷，再議便了。」二媽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就去喚他來。」起身就去。不多時，同了那陶四媽，領了一個婦人進來，張二媽指點他，見了老爺、夫人的禮。富公看那婦人，果然只有三十一二年紀，卻是生得美貌風騷。但見：

面非黛粉，卻也嬌妍；腰豈小蠻，亦稱柔弱；稀稀兒幾點雀斑，自有牽雲之處；灣灣的兩道娥眉，盡多覓雨之妖。站立著，無風亦動；啟朱唇，不笑嫣然；口之俏眼欲勾魂，只可惜金蓮不稱！

富公道：「他丈夫在那裡？」二媽道：「在大門外，稟過老爺，方叫他進來。」富公即令陶四媽，喚他進來。陶四媽就去叫他。到了廳上，對富公磕了頭，站旁邊。富公道：「你叫甚麼名字，原籍那裡，因何在此？」那人道：「小人姓刁，名仁，妻子邢氏。本貫山東郟城縣人。當時揚州府有一個姓胡的鄉宦，在山東經過，娶了小人的妹子為妾，一向不來往。今年山東遭荒，沒奈何挈家到揚州，一則看視妹子，二則原想投奔他家，不意妹子已死。親人不在，竟不相干。守候了一月，每日到他門首，可恨那些管家的需索門包，方肯通報。幸在守候，得做官的出來拜客，小人發急了，只得扯住了轎子，叫喚起來，他方才知。不想見我身上襤褸，甚是薄情，只叫我在寓處等候。次日卻差一個〔人〕送了四錢銀子，來與我折飯，小人憤恨，不收他的，趕到門上，數落了一場。他惱我，叫家人出來打我，幸得兩鄰舍的勸開了。小人回到寓處，進退無策，不能回鄉，只得把幾件衣服抵還了飯錢。過江來，別圖生計，住在西門外飯店中，已經五個月了。沒奈何，思量投靠人家，昨日陶四媽說老爺府中要奶子，小人情願賣身。小人一生忠厚誠實，倘蒙老爺收用，雖赴湯蹈火，也不敢辭的。」富公見他身材長大，說話清楚，就有幾分喜他。便說道：「我本意只要僱奶子，不肯用買，今見你說來，是個異鄉之人，流落在此，我且收用你。你的妻子在內做奶子，自然另眼看顧你，俟我小相公長成之日，你要回鄉，悉聽自去，我亦不計較。」刁仁道：「受恩深處便為家，既蒙老爺抬舉，小人粉身難報，即使驅趕也不忍去。」富公大喜，問他要多少身價。答道：「小人該店家叁個月的飯錢，不過十餘兩的銀子，其外亦無使用，總不與老爺較論。」富公一發道他忠厚老實，便說道：「你夫妻三口，與你三十兩身價，算還飯錢之外，也要做些衣服穿，你且去寫了身契來。」刁仁跪下去，磕了一個頭，起來到外面尋了紙筆。他原也識字，自己就寫了一張賣身契，同兩個媒婆，俱簽了押，同送到富家。富公收了，叫管事的兌了三十兩銀子與他，兩個媒婆各人賞了一兩，就叫同刁仁前去收拾行李，並領女兒前來。刁仁即同陶四媽到店中，算還了飯錢，他也沒有什麼行李，不費工夫，領了女兒前來了。富公把他女兒一看，年紀雖小，卻是生得丰姿秀麗，態度娉婷，不施朱粉，紅白自然，裊裊娜娜，有十分標緻，竟不像這等人養的。因對刁仁道：「你女兒生得如此，日後須要擇一個好人家匹配他，不可誤了他。」遂令張二媽率領進去，拜見夫人、小姐。夫人、小姐亦愛他，令收拾一間房，與他母子在內宿歇，哺乳公子，打發媒婆起身。那陶四媽又叮嚀教導他夫妻一番，作謝而別。正是：

只因誤聽瀾班舌，致令開門揖盜來。

評：

第一回敘金姑之死，令人不可測度。殊不知，一部小說，俱打從金姑之死，僱奶子面上來的。通卷閱過，方知是緊要關頭。

又評：

世之最下流者，莫如龜與奴兩種。然不明者，必曰奴愈於龜。予曰：「否，否！」為奴之人既忘廉恥，甘以妻、女供人下陳，是龜與奴兼而有之也，算來還是龜之高為奴一等！